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4
C4643
1729
v.1

LIBRARY
AUG 2 ... 1979
UNIVERSITY OF TO...

[redacted]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者予與少宗伯漳浦蔡聞之先生所編訂論次也自司馬子長變編年為紀傳後之作史者因之凡傳一人必敘其人之所學所守所言所行所值之時所居之官原始要終

無虛美無隱惡而後加之褒貶以為勸為懲猶用藥之按病症折獄之比罪案舍此不能臆為論斷也今考史記所載帝紀世家列傳凡百有十二卷而儒林循吏以類為目其他名公巨卿或分或合其義例盖有取焉漢初儒者不概見

所傳惟文景間明經數人然等孟氏於荀卿列子貢於貨殖其所謂儒蓋可知矣汲黯與鄭當時合傳而王陵之戇直僅附見於陳平世家子產公儀休孔子孟子之所稱述而與石奢李離同列之循吏毋惟後之人議其疎畧抵牾也夫

以馬遷良史之才父子相繼勒成一家言猶不免踈畧抵牾之譏他無論矣間之先生嘗與予上下二千載中學術事功之真偽純疵於聖人是非之義未敢自信為有當然如黄老之害道游俠之亂政必嚴加退斥斷不敢附會史氏以

疑誤學者是則予兩人之志也於是與同學諸子商確纂輯錄兩漢至元以儒稱以臣顯以吏著者若干人各為一傳事皆本諸舊史而詞之游者刪之義之疑者缺之其嘉言懿行見於他書者採而益之蓋安溪李君世𨚗與其從子立

侯南城張百川南靖張季長漳浦藍玉霖為之草創而討論折衷閒之先生寔總其成予不揣固陋間出其一知半解與相參酌書成析為若干卷爰以質之當世或云蓄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論道經邦宣猷宰化莫非性分內事今區

而別之為名儒為名臣為循吏使人疑
儒術之迂疎而謂卓然樹立者皆適逢
其會非有所本而為之其可乎予曰天
德王道原無二致然淺深同異視乎其
人士元才絀于百里黄霸入相功名減
於治郡申公轅固生以宿儒應辟卒無

所建白而去此由氣質之稟于天者不
能無蔽是以優於此絀於彼見知見仁
各隨其性之所近欲其體備而用周也
難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亹亹翼翼用人行政一本
於欽明緝熙之學又日進內外臣工教

以省身克己存誠主敬之道而程能課績雖有不逮茍其中無他必寬以自新之路是以人思感奮爭相濯磨臣品官方彬彬日上頌日月漸摩者

聖主之所以立教也夙夜寅畏者臣子之所以自勵也有不能者才之稟于氣無不

倫者性之根于命也惟格物明理以啓
其端戒懼慎獨以踐其實擴而充之以
化其氣質之偏由是出其所學上而輔
佐
聖君為萬世開太平之治即効一官分一職
亦必休養涵濡登風俗于醇古此一德

泰交唐虞師濟之盛也漢唐以下烏足

道哉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日高安朱軾書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學術之與事功孤卿之與庶尹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五性粹然至善用內直之功敬脩而不急方外之功集義而無歉則元善之長克周而不可窮先聖傳心之學於是乎在上之爲論道經邦之儒次亦爲

一民一物之所恃賴故曰同歸而一致也譬之原泉廣津發自崑崙放而為河海流而為百川潤桑田而滙洛泚皆是物也顧人生而靜而後質與學之所近或偏得其一體漢唐以来通經履道之賢匡君定國之彦親民濟物之選代不乏人就其合同而論之三者本一無事

於分其本充者其末茂使董廣川大用
於漢文中子及遇興唐功不過於蕭曹
房杜哉程朱大儒也明道勸神宗防未
萌之欲以十事進君能堯舜其君者也
及出令晋城扶溝化理昭彰非守令所
當法乎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奏疏
名臣風烈萬代瞻仰及觀其淅東南康

潭州諸治蹟豈兩漢循吏所易及乎且如司馬公許魯齋復何分於名儒名臣哉故曰無事於分也然使語魏兩姚宋以精一之學則粗矣抗召杜卓魯於魏陸韓范之列則遜未逮矣況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級次第則亦不必於合也方今

天子神聖道統治統萃於一身以至道醇修勗士類以皐夔稷契望諸臣以廉謹仁明飭吏治一道同風之盛于斯乎遇之高安可亭朱先生服儒體道負開濟大畧入為鄉士出為牧伯由冢宰陟台輔以襄
聖天子盛治與世遠同事

禁廷一日語世遠欲纂漢唐以来至於宋
元名儒名臣循吏等傳各為一集合為
一書世遠在鼇峰書院時故嘗校刊先
儒諸書又私纂歷代名臣言行録實有
素心顧以均服職事未遑手録屬諸同
志四五人分纂傳論高安公定其領要
重申討論世遠亦旁覧廣披細加叅訂

喜安公與世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墜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隘服古而清脩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岐於異說不汩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藴之

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雍正四年丙午長至日漳浦蔡世遠書

歷代名儒傳序

盡天下之人別其業而命之士農工賈四者而已而士獨以儒稱重之也亦責之也戰國異端蜂起其最甚者為楊墨挾其為我兼愛之說以誣民而與儒抗顧其為術淺陋入人不深孟子辟而闢

之二家之患亡矣漢初學者惑于黄老之術儒道大衰迨後佛教興其所論著較老氏之恍惚杳冥為尤甚而信從者益衆韓子曰古之民四今之民六古之教一今之教三吾謂天下之人不歸老即歸釋二氏之學徧天下而儒教幾乎

息是教二而民五農也工商也緇流衲
子也無所謂士然非佛老之過儒者之
過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超軼漢唐嘗謂朕所重者
大儒真儒所惡者小儒偽儒也
覺世牖民之盛心至矣盡矣孔子訓子夏曰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即此意也彼佛老方張大其說以為彌天蓋地而莫能外又竭力殫心以工其術而儒者以其小且偽者當之有不退然沮喪者乎吾思大儒真儒一也而小與偽有別焉聖人與天地相侶惟其公而已彼小忠

小信小廉小謹煦、之仁孑、之義皆
挾私用智之為害也然小也非偽也一
涉于偽則無所不至矣是故有儒而阿
諛取容者公孫弘張禹是也有儒而依
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
義者王弼何晏也若夫不逞之徒以邀

名市利之心假託仁義道德之說以惑人聽聞久之而一倡百和別户分門同者黨之異者伐之甚而恣其横議變亂黑白犬吠梟鳴無所不至猶自號于人曰吾儒也何怪乎學者以儒為汙而相率入于二氏乎潭浦蔡聞之先生嘗與

余言儒之雜揉謬亂痛心切齒余曰
堯舜在上黜邪崇正千載一時顧欲盡去雜
揉謬亂之穢習莫如表章先賢使學者
知儒術之有真而浮偽者不得而託庶
少贊一道同風之
聖化于萬一於是倣大全編次諸儒之例錄

漢至元儒者凡若干各訂其本傳彙為一編曰名儒傳書成有難者曰何休之黜周王魯王文中子之僭經惡乎取之曰過不掩功也小戴以貪去官劉向以獻書進不録可也曰聖之去官忤何武也或曰九江太守德也非聖也向父得

鴻寶秘書於淮南向欲不獻而不敢非以干進也始于漢而終于元者何漢儒拾殘經于灰燼之餘有功于道術不小晉唐如范甯孔頴達之徒頗能發明經義以輔翼聖教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直接鄒魯之傳前乎此者開其先後乎

此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故弗録也傳以名儒稱何也猶言純儒真儒君子儒也學術邪正之分途名與實而已無所為而為者為君子有所為而為者小人也學者誠能體察于身心之間存理遏欲進進不已則聖人可學而

至何有于名儒乎所貴乎儒者為其學
而至于聖人也明乎此而章甫縫掖之
士能不顧名思義乎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前一日高安朱
軾書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蘓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

此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故
弗録書傳以名儒稱何也猶言純儒真

為君子有所為而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

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
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
如日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疇師
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
漢儒者以爲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
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儒收拾於灰燼

之餘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議宋儒者以為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脩已盡性功施靡極[illegible]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

宋季指為偽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畧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漓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

之盛治也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

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来諸儒

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
生生逢
聖化光昌之會體究正學於論道經邦之暇
與世遠議脩歷代名儒傳因屬其及門
安溪李君立侯纂為傳論李君通經考
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

再閱歲而書告成事蹟繁多年代久遠
或恐有紕漏舛錯之譏要可為高山景
行之藉士幸生
堯舜之世懷三代之英三者之中服膺砥礪
備其全體固足以求志達道成曠代之
人豪即得其一節亦足以寡一身之過
叔躬而濟物藹藹吉士維

陶亭是則編輯是書者之惓惓也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朔日漳浦蔡世遠

書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凡例

名儒名臣循吏俱始于漢終于元何也據二十一史以立傳也

天德與王道大用與小用原無二致三者原不必分但依類以見耳如龔遂豈不是名臣而列在循吏虞詡豈不是循吏而列在名臣司馬光豈不是名儒許衡豈不是名臣而姑以分屬程朱在朝則爲名臣牧民則爲循吏而列之名儒讀書論世但存是則是倣之心不必泥也

稱名史例也周程張朱獨稱子者

聖祖仁皇帝所定也凡詔誥奏章俱然于以見我

朝尊尚正學卓越前代焉

各傳雖依據二十一史本傳然多採傳記及各家文集

以成之凡大人物尤加意蒐羅如諸葛亮則兼採裴

松之習鑿齒諸史及諸葛丞相集魏徵及唐初名臣

則採貞觀政要陸贄則採宣公奏議是也名儒漢史

有不立傳者則旁採以成之宋名儒則採之伊洛淵

源錄及續錄若本人語錄文集等書宋名臣則採之

名臣言行錄及續集别集等書按其年月擇其簡要有三易稿而後成者

一人之事有散見于他傳者則類聚之本傳如周勃誅諸吕則取髙后紀以入之張柬之復唐祚則採五王傳以入之是也是故茍其無關體要雖原傳所有必删繁以就簡茍其事不得畧及言行可法者雖散見于他傳亦必叅考以成文期于辭省而事備耳

奏疏不能詳也有至要者則載之并採之歷代名臣奏議與其詳于大人子虛解嘲也毋寧詳于奏疏論贊

不必盡錄也錄其尤善者

續編者何擇其次焉者也或卷帙編次已定附之于後焉耳

羊祜杜預曹彬昔之所謂名臣也但祜與預在魏朝皆有封爵彬亦爲周之國戚不能無春秋責備之意故列之續編若周瑜魯肅慕容恪王猛等亦降列之者

一蜀漢爲正統非魏吳之比東晉爲正統非南北朝之比也

歷代名儒傳目錄

卷之一

漢

田何

伏生

申公

高堂生　后蒼

毛萇

劉德

董仲舒
孔安國
夏侯勝
劉向
戴聖

卷之二

漢

杜子春
孔僖

賈逵
鄭衆
盧植
鄭康成
何休
趙岐
晋
范宣
范甯

韓伯

梁

皇侃

卷之三

隋

王通

唐

薛收

孔穎達

褚無量
啖助
韓愈
宋
王昭素
孫奭
周子
胡瑗
孫復

石介
劉敞
陳襄

卷之四
宋
邵子
張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呂大臨

朱光庭

呂希哲

卷之五

宋

謝良佐

游酢

楊時

尹焞

張繹
馬伸
胡安國
羅從彥
李郁
劉勉之
劉子翬
胡憲
李侗

胡寅
胡宏
卷之六
宋
朱子
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卷之七

宋

蔡元定

黃榦

李燔

李方子

陳淳

蔡沈

劉爚

眞德秀

魏了翁
李道傳
陳宓
何基
王柏
熊禾
卷之八
元
趙復

姚樞
許衡
竇默
劉因
金履祥
陳櫟
吳澄
胡炳文
許謙

吳海

歷代名儒傳卷之一

高安朱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漢

田何

田何字子裝齊淄川人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庇授江東馯臂子弓。臂授燕周醜子家醜授東武孫虞子乘。虞以授何。當秦禁學。易以筮卜之書獨不禁。

故傳受者不絶。漢興。梁項生受易於何。而雒陽丁寛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寛。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寛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其後讎授張禹。禹授彭宣。則施家又有張彭之學。喜授白光翟牧。則孟家又有白翟之學。而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三家。皆爲梁邱之學。梁人焦延壽亦嘗問易於喜。以授京房。於是又有京氏學。至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惟京氏爲異。後東萊費直、沛高相、亦治易。其學皆無章句。然施孟梁邱經閒脫

惟費氏與古文同終西漢時費高二家未得立

論曰易之爲書潔靜精微雖聖人猶假年以學況其餘乎漢興諸儒互相付受然談經義者徒啜其糟醨推象占者或淫於術數故王弼興而諸家盡廢夫弼不過勦襲莊老於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曷嘗有聞哉顧已駕其說而奪諸家之幟則諸家之未足以盡易明矣雖然易爲五經之源其傳授所自不可以無悉也故標田何而紀其源瀾於篇

田何而究其源爛於衆篇。
雖深易道五經之源其傳授所自。不可以無悉。攷據
已覽其說而會諸家之微。閱諸家之書以盡易與發
讀莊老於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固當有闕攷願
古者或淫於術數技巧而與西諸家盡廢。失道不變易
非漢興諸儒互相付受。深議經義者。徒欲其糟粕。推衆
論自易以為書。深靜精微。雖聖人猶假年以學。況其餘
費氏與古文同。然西漢時費高二家未得立學

伏生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治尚書當秦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惟伏生治之欲召伏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伏生所授有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字和叔以授兒寬寬復以授歐陽生之子世故尚書有歐陽氏學世父子相授至曾孫高高以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則歐陽氏又有平陳之學濟南張生以授

族子始昌。始昌以授夏侯勝。勝以授從兄子建。故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勝又別授孔霸及周堪。堪授許商。則大夏侯又有孔許之學。建授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則小夏侯又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凡言今文尚書者。皆本之伏生。

論曰尚書今文多詰屈。衛宏以爲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女傳言教錯。齊音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畧以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九篇者。伏生壁藏未亡之書也。既嘗以教於齊魯矣。則錯銜命往受。伏生可

難出所藏以示之。即不然亦可使宅弟子傳言。何必以女哉。衛宏之云。不足信也。

申公

申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俱受詩於齊浮邱伯。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復遣子郢與申公俱從卒學。元王薨郢嗣、使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胥靡申公、

初、申公與穆生白生。皆見禮於元王。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後戊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卒被胥靡。申公媿之。歸魯教授。終身不出門。謝賓客。獨王命召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爲詩訓故以教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受詩申公。後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請立明堂。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上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輪駕駟迎之。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至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數而所授魯許生免中徐公以授王式式以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而燕韓生齊轅固亦皆治詩爲之傳韓嬰當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亦以易授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嬰授河內趙子。趙子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吉授長孫順。則韓詩又有王食長孫之學。轅固孝景時爲博士。嘗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於上前。及竇太后好老子。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入圈擊彘。上知固直言無罪。假以利兵。彘應手倒。乃免。武帝初。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弟子也。惟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匡衡。衡授師丹伏理。則齊詩又有翼匡師伏之學。齊魯韓三家

詩皆立於學宮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論曰後儒論申公對武帝以力行當明言所行者何若以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二者固皆有見竊謂申公之為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所謂力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為先武帝以雄心大畧之主一望其辭氣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於再問再對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湮沒而不傳使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諒哉

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之說。

没而不傳。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
務再聞再講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遭
大畧參之旨。一望其轍跡。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
治讀之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為先。武帝以雄心
智右好。見竊謂申公之為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
必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言者固
論曰。後儒論申公對武帝以力行。當明言所指何語。
魯最為近之。
詩皆立於學官。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

高堂生　后蒼

高堂生、字伯、魯人、其先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

者。惟古文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所傳者今文也。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也。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所傳。歷久愈明云。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自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迄孝宣世。蒼最明。蒼嘗受詩于夏侯始昌。又從東海孟卿受禮。其說禮凡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大抵皆推士禮而致於天子。蒼授梁戴德、戴聖、及沛慶普、三家皆立於學官。故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授琅邪徐良。小

戴授梁橋仁、及楊榮。故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皆淵源于蒼云。

論曰、昔先王以禮化民成俗。橫渠張子每教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禮顧不重歟。經秦火後。禮失其傳。傳自高堂生。歷后蒼而益著。二先生之有功于禮也。顧或謂生所傳止士禮。疑爲未全之書。不知朝廟邦國之典周官載之。儀禮詳于冠昏喪祭推士禮以達于天子。固其所也。周公之精意存焉。後之學者。每治禮記而缺儀禮。夫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傳宜分類以附于經之後。乃

舍此而取彼。是猶習春秋之書。舍孔子之經文。而但習三傳。其可謂之通春秋哉。

先王以禮

皆淵源于蒼云。

戴授梁橋仁及楊榮故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自謂子夏所傳。葢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授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葉夢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

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葢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論曰。毛公所謂傳自子夏者。則今之大小序是也。當西漢時。三家得立。惟毛獨否。及其後惟毛獨著獨行千數

百年之間。說詩者莫敢有異議。至朱子始疑之。自立傳然。亦多採其說。夫毛之序詩。謂全無所本於子夏則可。謂全出於子夏之說。而無所臆揣附會。則非也。要傳經之功。勤且偉矣。

劉德

劉德者、孝景帝子也。前二年、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書。盡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

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傳五世至元。國除、建始元年、復立元弟良爲河間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三年。如禮。哀帝下詔褒揚。益封萬户。薨。謚曰惠。傳子尚、至王莽時絶。

論曰、周衰。禮壞樂崩。及經秦火。書籍亡失。漢儒修補、每限於耑門。惟獻王藉屏藩之力。多士景從。故蒐輯獨備。

藝文志所載儒家書目。有河間周制十八篇。意獻王述禮之作。又記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然則禮樂之事。其存什一於千百猶傳於今不廢者。獻王之勞。尤不可誣。班固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豈不諒夫。

藝文志所載儒家書目有河間周制十八篇實獻王述
禮之作又記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
者以作樂記然則禮樂之書其存什一於千百猶傳於
今不傳者獻王之樂大不可稽班固曰夫雅大雅章爾
不章言不諒夫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其策有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敎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又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又曰、天令之爲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敎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敎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

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又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

王敬重之。問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

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自是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

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事。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前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論曰、孔子作春秋。始於春。亦終於春。所以明千秋必還

之運。而開太平於無窮也。當秦酷烈之餘。陰慘極矣。於是惓惓以教化爲言。是陽春之德也。夫欲興教化。必先崇學校。欲崇學校。必先一道術。道術既一。學校既崇。而後賢者循理處善。以成其君子。不賢者亦節情防欲。以別於羣生。此實王道之正。非管晏以下。卑卑伯業之所得托也。向惟粗知王伯之分。故尊仲舒而黜管晏。歆不知然。遂乃過其父論。夫仲舒之於伊呂。雖若不逮。然以視管晏。固已分軌而殊塗。豈復與較優劣哉。向使武帝深加嚮用。以董仲舒爲丞相。以汲黯爲御史大夫。漢治

其幾於三代乎。

其幾於三代乎。

孔安國

孔安國孔子後也。武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而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考論。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析出者又五篇。幷伏生二十九篇。都為五十九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安國又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

成。遭巫蠱事。不復以聞。故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其後又有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文意淺陋。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自言受於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平當等勸存其學。及後樊竝謀反。乃黜其書。

論曰。諸儒疑古文者非一。至朱子親注二典禹謨。而囑其餘篇於蔡沈。後世猶有顯肆訶詆。如吳澄之倫者。蓋是經之爲諸儒裂也久矣。推其致疑之由。則以今文詰屈。而古文從順也。先儒云。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

辭易好。文之參雜難易。它經傳皆有之。何獨疑於書乎。至伏生口授之書。偏得其難。而安國比校之書。反得其易。則又有說。凡書之難讀者。誦數必多。誦數多者。著心必牢。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難者之非因難而得乎。當秦火後。羣經散亡。而尚書尤甚。百篇之義。旣莫得聞。僅有存者。又復指爲贗作。則是杜塞餘道。絶滅微學也。程子云。伊訓說命諸篇。非聖人不能作。可以爲古文之定論。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少孤好學。從張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又事簡卿。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

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户。宣帝初即位。欲褒孝武帝。詔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

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等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經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上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論曰。書曰。大哉王言。謨訓誓誥皆言也。而載諸簡策。垂於萬世。以爲治法。何惡於傳之者哉。夫雷者天之號令

也。言者王之號令也。雷聲震於百里。王言播於四方。勝

之置對。其義確而篤矣。唐魏徵佐太宗。嘗以事宣付史

館。太宗讓之。徵所對。大旨亦畧同云。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四世孫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初、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世人莫見。更生父德治淮南獄時。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至是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費多不驗。乃下更生吏。繫當死。其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户半。贖更

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領尚書事。甚見尊重。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議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

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沮之。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請退恭顯。進望之等。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辭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又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念以骨肉備九卿。雖在甽畝。猶不忘君。乃上封事。推春秋災異以効

今事。一一條其所以有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見問興。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毀之。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

猛短上發怒免豐亦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爲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上名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是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嫉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名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

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適數有大異。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詞旨極切。上雖感其言。而不能從。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故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
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
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屢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
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
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遂上封事極諫。至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

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隷。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有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

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
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
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遂代漢。

論曰、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穀梁博士。是歲向年三十。
其鑄作黃金。事前於此。則向固未及壯也。且其失在於
過信父書。考向之誠諒忠謇。庶幾社稷之臣。其學之醇。
西漢儒者未之或先也。顧以年少一眚。爲世疵議。夫仲
舒繁露。頗雜禨祥。橫渠蚤歲。亦喜談兵。至若逃禪以歸

儒變贋而求眞者。往往有之。苟其能以晚蓋。則始術曾不足以相累。何獨於向。而必過為覈論哉。

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
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
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遂代漢。
論曰。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梁

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與戴德同受禮於后蒼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漢興以來迄於劉向所校定禮傳凡二百五十篇至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六篇世傳大戴禮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又闕第七十二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德仕至信都王太傅聖嘗以博士論石渠仕至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行部録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

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

論曰、大學中庸。先聖設教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聖。則聖之爲功。豈獨傳禮一家學已哉。史謂其行治多不法。意聖迂闊慕古。不盡循用漢法故武所舉因徒。聖無所決。而姍侮之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已所以治一者。非武所知也。是即行治不法之一事也。夫儒家者流於法律刑名。多秕糠棄之。鄭樵因此遂譏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樵安從知武所廉得者之爲贓罪耶。聖行事少所表見。獨見於何武傳者如此。因嘉其傳經之

功而疑於其罪跡。故錄之。若馬融爲梁冀草詔而殺李

固。則情罪彰灼。君子不能爲之辨矣。

歷代名儒傳卷之二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漢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

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
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
明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
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
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論曰周官一書規模宏濶節目明備使後世得考見三
代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大端拘儒小生猶
或疑之不猶疑尚書之古文乎是書始得自河間獻王

表自劉歆。而子春能習其句讀。通其義類。以授羣弟子。共爲註解。而其傳益著。迄今三禮並垂。非子春之功哉。

[illegible]成帝時黃門郎[illegible]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
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
明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
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
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論曰周官一書規模宏濶節目明備使後世得考見三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子建、遊長安。與崔篆善。及篆仕王莽。亦勸子建。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歎曰、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如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若然者、武帝亦是狗耶。遂陰上書、告駰僖誹謗

先帝。事下有司。駰詣吏。僖恐誅。乃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無此事而虛加之也。孝武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謂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歸焉。其不善。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不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必以此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管仲。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本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命儒者講論。帝問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郎中。從還京師。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果卒。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才十餘歲。或勸令反魯。對曰、今載喪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

陰。

論曰漢興。高祖以太牢祠孔子。自是經術寖以萌蘗。至
孝武表章六經。當時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然猶未及
光武明章之盛也。夫孔子者。百王之師也。帝自師其師。
而以爲私家榮。可乎。僖之持論侃侃。不憚批鱗。蓋自其
談史大學時。已不復有囁嚅之態矣。若子建之不仕僞
朝。長彥季彥之不違父命。奕世忠孝。大節炳然。何聖裔
之多賢也。

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既悉傳其父業。復能兼通大夏侯尚書。及五家穀梁之說。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爲左氏國語解詁。凡五十一篇。上之。帝重其書寫藏祕館。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

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尤
著明者三十事。具條奏之。帝深嘉悅。令逵自選公羊嚴顏
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有疾。帝以錢二十
萬。使潁陽侯馬防賜之。謂防曰、逵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
孤竹之子於首陽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
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與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
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幷作周官解故。遷
爲衛士令。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
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盡拜逵所選弟

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學者欣欣羡慕焉。永元三年、以爲左中郎將。八年、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號爲通儒。年七十二。十三年卒。初、鄭興明左氏。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及逵傳父業。自是左氏有鄭賈之學。

論曰、周官乃經世大典。程子所謂天理爛熟之書也。當西漢時。惟劉歆頗知誦講。而歆反毗王莽。助成亂亡之政。故後儒業是者益稀。逵於諸經。鮮不涉其流。四經之

學。實賴以傳。然竊獨怪其數言古文尚書於帝。而不及周官也。夫諸經出自聖筆者。易之外。惟周官春秋而已。千載而下。叙五經者。舍三傳而列春秋。獨言禮則棄周官而任戴記。豈非漢氏學宮所立。舛謬相沿而致然歟。

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又受業黃門署。學者成欣羨
慕焉。永元三年。以為左中郎將。八年。拜侍中。領騎都尉。內
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
萬言。號為通儒。年七十二。十三年卒。初。鄭興明左氏。自杜
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及逵傳父業。自是左氏有
鄭賈之學。

論曰。周官乃經世大典。程子所謂天理爛熟之書也。當
西漢時。惟劉歆頗知誦講。而歆反助王莽。敗亂古之
政。故後儒業是者益稀。逵於諸經。雖不泄其流。四經之

學實賴以傳。然獨怪其數言古文尚書於帝。而不及
周官也。夫諸經出自聖筆者。易之外。惟周官春秋而已。
千載而下。敘五經者。合三傳而列春秋。獨言禮則周
官而任數語。豈非漢氏學者所立好惡相沿而致然歟

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聘衆衆曰太子無外交之義漢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風以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遣衆報之衆至單于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欲以脅服

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將復遣使。衆諫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又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絕望中國耳。南單于居漢久。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節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遂行。於道猶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

聞衆與單于爭禮。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名爲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匈奴不敢犯。名爲左馮翊。建初六年、拜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數被責劾。執議不移。帝竟不從。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論曰、仗節死義之臣。必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誠哉是言也。衆之諤諤在廷。用能奮節北陲。不爲國恥。唐殷侑使回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若衆者、其誠得於經者多耶。衆父興、與光武論郊祀事。光武將斷以讖。興曰臣不爲讖。光武怒。興、遂惶恐遜辭以免。衆之抗直。過於興矣。

聞衆與單于爭禮。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匈奴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數被責劾。議不移。帝竟不從。

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論曰。伏節死義之臣。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誠哉是言也。衆之諤諤在廷。用能奮節北庭。不為屈。唐臣殷侑使回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若衆者。其誠得

於經者多耶。衆父興。與光武論郊祀事。光武將以讖興曰。臣不為讖。光武怒。興逡巡辭乃免。衆亦抗直過父興矣。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娼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既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及竇武援立靈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規武勸辭大賞以全身名且請依古禮置諸子官徵宗室賢才訓道爵用以強榦弱枝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

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請立毛詩周禮左氏博士。會南夷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有食之植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謂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

禦癘者。宋后爲王甫所搆憂死家屬被誅宜聽收葬備寇
者。王侯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
禮者。應徵有道之人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郡守刺
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
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
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征之連戰破賊帥
張角。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雲梯將攻之垂拔帝遣
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可豐還譖

之。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黃巾。盛稱植方畧。嵩皆資之以濟成功。乃復尚書。帝崩。何進謀誅中官。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進不從。及進爲張讓段珪等所害。袁紹將兵入宮。讓等劫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又進兵排宮攻省內。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王允遣閔貢隨植後追之。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董卓

既至。果陵虐朝廷。大會百官。議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山谷。不交人事。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土穴不用槨。附體單帛而已。

後漢書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

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戎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論曰、進之名卓。曹操亦笑其失謀。卓之廢主。袁紹亦折其逆志。事計雖同。而乃心實異。惟植忠於帝室。而智足察奸。勇足厲氣。其常懷濟世。豈虛哉。夫直養者。剛之本也。當植之在講筵。目不轉眄。所養固已剛矣。讓珪逃死。何敢濫加横戮。蔚宗論植大節。乃舍抗卓而述其追帝。不已末乎。

鄭康成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常詣學宮。不樂爲吏。父雖怒之不能禁。後游太學。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又善九章算術。復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僅五十餘生。康成在門下。從高業弟子傳受。日夜尋誦。三年不得見融。及融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名見康成。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康成自游學。十

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已數十百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及康成荅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何進辟之。州郡迫脅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益進。自遠方至者以千數。後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之。屣履造門。勑

縣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意也鄭君鄉宜曰
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董卓遷都公卿
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靑部避地徐州州牧
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始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
人黃巾知爲康成皆拜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嘗疾篤自慮
以書戒子曰吾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庶幾以
竭吾才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
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爾其勗求
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

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論曰、禮始於太乙。非聖者莫能得其精。自夫子不敢輕言夏殷之禮。況其下者乎。至於經曲繁多。條貫詳密。則又不獨神明其精者之難。即欲比而櫛之。疏而理之。使數度井然。亦復匪易。康成三禮之學。所微疵者。習熟濡染。不能不間雜於讖緯耳。要其旁稽曲證。使三代質文於今猶與有存者。則非夫人之烈不及此。含翼衛之勤。而索瘢瘕以爲指摘。豈篤論哉。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少府豹之子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善公羊春秋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坐廢錮初公羊之學自齊胡母子都作條例以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公羊遂有嚴顏二家博士至休乃畧依胡母生條例隱括使就繩墨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者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駮漢事六

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先是扶風李育、亦治公羊。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及論五經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休既善公羊。兼通歷算。乃與師博士羊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注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黨禁解。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嫉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論曰。公羊之學。韓愈謂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要眇之義。

無自而尋則休之解詁未爲盡得公羊本旨也況三傳互有短長休直詆爲膏肓爲廢疾意所謂黨同門妬道眞者休蓋未能免此歟雖然殘經之不亡實諸專家是賴自休以來幾二千年其書列於學宮不可廢也

無自古焉則休之解詁未為盡得公羊本旨也況三傳
互有短長休直以語言當發其意所謂黨同門妬道
真者休蓋未能免此雖然姑置之不亡實諸專家者
賴自休以來幾二千年其書列於學宮不可廢也

趙岐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因避難不忘本土故自改其名字岐少明經有才藝娶馬融兄女鄙融不持士節恥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勑兄子曰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瘳辟司空椽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尋爲梁兾所辟陳損益求賢之策兾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中常

侍左悺兄勝爲河東太守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輕之岐尤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避之玹果收岐家屬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道遇安邱孫嵩嵩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失色嵩乃下帷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以實告嵩與俱歸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後諸唐

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并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張溫西征請補長史別屯安定、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爲賊邊章所執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遷、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關東擾亂。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乃以岐副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皆

自將兵數百里迎岐。岐深陳天子恩德。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罷兵。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紹等遂不至。興平元年。徵岐。時帝當還洛陽。董承奉詔先修宮室。岐謂承曰。海内分崩。惟荊州境廣地勝。年穀歲登。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南說劉表。使身將兵來衞。與將軍并心同力。以奬王室。承即表遣岐。岐至。表果遣兵助修洛陽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岐以老病留荊州。而孫嵩亦寓於表。岐乃稱嵩素行篤烈。與表共上爲青州刺史。俄而桓典孔融皆薦岐。就拜太常。年

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初孝文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孟子博士遂廢。岐以爲周衰異端竝起。孟子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滅。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乃述所聞。證以經傳。爲章句十四卷。

論曰、當秦火時。以孟子下臚諸子。故得不燬。漢興。司馬遷始稱其述唐虞三代之德。以竝孔子。然猶與荀卿合傳。惟岐值時衰亂。經籍道息。獨能抽博士所不講者。潛心畢業。且斷而置之。以爲命世亞聖。何其明也。

右正史

傳。淮岐值時衰亂。經籍道息。獨能抽博士所不講者。潛
還。始轉其述。唐虞三代之德。以遵孔子。洪猶與荀卿合
論曰。當秦火時。以孟子下儒者。故得不燬。漢興。司馬
遷述所聞。證以經傳。為章句十四卷。
運減。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叙萬類。贊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岐以為周衰異端並起。孟子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辭遠
雅。晉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孟子博士遂廢。
迄十餘。建安六年。卒於華文廣漢學者及路。論語并經孟子

晉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

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
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
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
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
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
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
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
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
使婦無褌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嘗以讀誦爲業。

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通儒。在郡立學校教
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
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論曰。自魏晉以清虛相尚。放蕩爲高。棄禮法如弁髦。國
勢人心。舉壞於此。當其時。在朝者乃有卞壼。壼之言曰。
諸君子皆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卒能仗節
死義。爲時名臣。宣仕不顯。潔行窮經。獨爲於舉世不爲
之日。卒使江州人士。化於二范之風。其可謂儒之拔出

范甯

范甯字武子自父汪渡江僑於新野汪博學善談名理甯亦自少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而止初溫欲以汪爲長史及江州刺史汪皆不就溫意恨故終溫之世甯兄弟無在列位者時方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出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排之畧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昔夫子斬少正太公戮華士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

滅身覆國爲後鑒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自中興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甥也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甯不見容踈隔之甯求出爲豫章太守前豫

章守多不利。帝曰、甯何以身試死耶。甯不爲意。固請行。臨發。猶疏言調役勞擾之弊。尋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復陳時政數事。帝善之。甯在郡。大設庠序。採磬石於交州。以佐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并拔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起學臺。功用彌廣。以專輒任心。爲王凝之所劾。抵罪。子泰棄官稱訴。會赦免。始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初甯以釋穀梁者近十家。皆膚淺不經師匠。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其言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

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甯所著。義最精審。爲世所重。

論曰。六朝曠達之弊。其源出於莊老。甯尋究標枝。歸罪王何。當已。而未敢誦言以攻莊老。則猶眯乎其源者也。

三傳得失。自向歆父子。已爲異同之論。至白虎分爭。益加破裂。甯獨依經詰傳。據理詮經。可謂通方君子矣。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爲人清和有思理。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器。同郡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獨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媿王文度。舉秀才徵佐著作郎竝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崇尚莊老。脫落名教。居喪廢禮。伯斥非之。時人憚焉。嘗作辨謙論。有曰孤寡不穀。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

射。衆人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夫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也。後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旣疾病。改授太常。未拜卒。年四十九。初王弼注易。於繫辭說卦序卦三傳。猶未畢業。伯實續爲之注云。

論曰。程郃未與。治易者皆宗王韓之注。王淫於莊老。所注不足以翊衛名教。固其所也。伯當放浪波靡之時。斥俗崇禮。而亦未能發揮四聖之微指。讀其所著辨謙論。

誠有味乎其言之。在易小過象傳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蓋崇本以維其衰。則過而非。過伯殆有得於斯義者耶。

梁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教在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論曰。南北朝之際。俗尚波靡。異教紛挐。經學微而士習衰。不可問矣。侃獨精力專門。以明經爲業。聽者嘗數百人。時亦有重之者。此以見士貴有志。而修德者不孤。信夫。故特存之以備一綫焉。

歷代名儒傳卷之二終

歷代名儒傳卷之三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先爲祁人九世祖寓當懷愍時東遷三傳至元則究道德考經籍卒爲鴻儒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孫虬值蕭氏禪恥食齊粟北事魏仕至并州刺史家河汾是爲

通高祖。及通父隆、傳業教授。門徒千餘人。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文帝從容問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久曰、先生朕之陸賈也。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稱善。四年、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大父安康獻公占之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曰通。通六歲而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九州無

定主也。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名通。謂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帝名見太極殿。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楊素蘇夔李德林見。通與之言終日。歸而有憂色。門人問。通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帝聞再徵之。不至。大業二年。徵又不至。乃曰。吾視千載已上。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遂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

就門人自遠而至其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通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其使人雖童僕必斂容鄉人有喪通必先往反必後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其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或問人善曰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其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士嘗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門人有問姚義孔庭

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

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通聞之曰。姚子得之矣。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通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賈瓊問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問事人之道。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況乎利以諷之。無鬬其捷。問君子之道。曰、必先恕乎。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李密問英雄。曰、自知者英。自勝

者雄。問勇。曰、必也義乎。問王霸之略。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房元齡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先正其心。嘗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又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通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

若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其嘉言懿論。門人相與集而記之。號曰中說。十年、名署蜀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泫然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諡之曰文中、所續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竝未及行、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論曰。通名跡不見於隋史。故司馬光以爲疑所引弟子多唐初名臣。朱子以爲福郊福畤之所爲。非通雅意。然亦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又議其續經之僭至等之吳楚。雖然當隋之時。道術之裂也已久。通獨銳然修周孔之業。倡教河汾。成就後進。其學其識誠大有以過人者。故朱子又稱其學有可用之實。荀揚韓氏皆不及也。豈不諒哉。康節邵子亦嘗爲之贊曰。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斯實平恕之論。

唐

薛收

薛收字伯褎蒲州汾陰人道衡之子也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事王通。與董常仇璋程元備聞六經之義。爲高第。通稱之曰、孝哉收。行不負於神明。收問仁。通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問道。曰、五常一也。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以告通。通曰、子光得之矣。及唐高祖興。收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堯君素覺之。

逈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後君素東連王世充。收遂挺身歸唐。房元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畧。合旨。授府主簿、判陝西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世充。諸將爭請斂軍以避其鋒。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所將兵、皆江淮精銳。但苦乏食。爲我所持。今建德總衆以來。若縱之至。必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不若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愼勿與戰。大王親督驍銳。先據成皐。厲兵按

甲。截建德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一如收策。王入觀隋宮室。奓侈無度。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卒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畋獵。王荅之曰、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鋌。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又命輿至府、舉袂撫之、論敘平

生感激涕泗。卒時年三十三。王哭之慟。及王卽位。語房元齡曰。收若在者。當以中書令處之。

論曰。以嵇紹之忠而事晉。後世猶有遺議。收之不仕隋。高於紹矣。當唐之初。其登瀛洲者。多隋之遺臣也。惟收起布衣以佐興朝。其出身爲獨正。及決機東都下。料敵審勝。雖良平之智。何以加茲。王福畤又記太宗欲興禮樂。房元齡魏徵等。苦無素業。卒不能定。太宗臨朝而歎元齡退。乃謂徵曰。使董薛在。適不至此。董謂董常。薛卽收也。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自少誦記日千餘言能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與質難焯大畏服大業初舉明經高第仕隋至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太宗身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納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

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於是封穎達曲阜縣男、轉給事中、穎達亦數數以忠言進。帝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若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又數爭太子失。帝聞之。勞以金帛。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

釋菜。命頴達講經。太子旣長。稍不法。頴達爭不已。至面折之。或以過頴達。頴達曰。蒙國恩厚。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謚曰憲。初。頴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諸經義訓。包貫異家爲詳博。號義贊。詔改爲正義。及永徽間。詔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遂布下。其書行於世。

論曰。唐儒治經不如漢。析理不如宋。故三百年中。以詩文名家者至衆。而儒之醇者。則寥寥難以數覯。貞觀之初。號多老儒。然瀛洲之選。能有功於經史者。惟頴達與顏籀爲最。故時人以籀爲班固功臣。而頴達諸經正義。程朱尚資之以明訓詁。迄於今。學宮傳誦猶未廢也。籀才餘於德。頗爲清議所薄。若頴達之執義陳善。有謇謇之節。其性行優於籀矣。

釋奠。命穎達講孝經。太子所為多不法。穎達諫不已。至面折
廷。或以過穎達。穎達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諷切愈至。後
致仕。卒陪葬昭陵。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
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包貫異家為詳博。號義贊。詔改
為正義。然亦微有許。十七年。專行成。高宗輔等就加增損
遂衛其書行於世。
論曰。唐儒治經不如漢。析理不如宋。故三百年中。以詩
文名家者至衆。自儒以入尊。諸賢賈孔之儔。難以數觀。貞觀之
初。號為老儒。深於漢魏之學。能有功於經史者。惟穎達與
顏籀為最。故特入以籀為班固功臣。而穎達諸經正義。
程朱皆資以明訓詁。迄於今學官傳誦猶未廢也。籀
才餘於德。頗為清議所薄。若穎達以執義陳善。有蹇蹇
之節。其經行優於籀矣。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少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龍出衆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人異之尤精禮及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定儀典時議皇后爲亞獻無量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其議不行遂以母老解官明皇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

翼善記以進。優被禮荅。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辨。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官。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無量爲終身不御鹿肉。喪除。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以廟本苻堅故殿。久腐故壞。不必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舉畯良。撙奢靡。輕賦。愼刑

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卒從崇言。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竝詔致祭。自古受命。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用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甲乙叢倒。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彙之。而以

無量爲之使。又求天下遺書以補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西還、徙書麗正殿。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儒臣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年七十五卒。所譔述百有餘篇。卒後有於書殿得其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爲歎息。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厚見寵待。其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繼之。雖賞賚亟加。而禮遇稍衰矣。

論曰、跡無量平生。抗直以劘上、致孝以事親、至於拂髭

雞。感麌鹿。其行誼殆遠過於瀛洲諸學士。顧以著述不彰。爲後儒所鮮稱。表而揚之。是史氏之責也。且四庫遺編。非無量、則零落謬失者。不知凡幾矣。其爲功於藝文。又曷可沒乎哉。

纔及廣陋其什一宣其合轍與過於遼三語學古賾又若此不
書後儒所詳補表行誌之是史氏之責也且四庫諸
編非無遺則參落言失者不知凡幾矣其為功於藝文
又曷可以無歎

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缺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論語所引左邱明蓋史佚遲任之比後人即以左氏爲邱明非也年四十七卒門人河東趙匡吳郡陸質其高第也匡字伯循仕至洋州刺史質字元沖本名淳避憲宗諱賜今名仕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助卒後質與

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傳例統。請匡損益。而質纂會之。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號纂例。柳宗元稱其明章大中。發露公器。謂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云

論曰。左氏所蒐載。訖於三國分晉。其人蓋與公穀同時。而自漢儒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後世遂相沿以左氏爲邱明。助獨駁之。是已。質之所纂見行於今。宗元譽之容有過者。要其經學大有裨於春秋。蓋漢晉以來解春

秋者。多信傳以測經。啖趙陸三家出始據經以核傳頗得孔氏之微旨。至宋諸家各出。而伊川程子及劉敞胡安國爲最善。

韓愈

韓愈字退之。河內南陽人。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年二十五。擢進士第。董晉節度宣武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依武寧節度張建封。建封辟爲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論旱饑及宮市事。是時王叔文等用事。排之。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順宗即位。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河南舊有魏鄆幽鎮留邸。

皆貯潛卒以槖罪士。官莫敢問。愈將擿其禁以壯朝廷。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或以聞於憲宗。憲宗悅曰、韓愈助我。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刺史索車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劾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澗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按視諸軍。及還具言賊可滅愈亦言淮西敗可立

待。兵不可息。宰相不悅。以他事改愈右庶子。及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協力。弘果用命。愈又白度。蔡精卒聚界上。守城必虛。請間道以入。度未及行。而李愬果自文城提卒。夜至蔡。縛元濟。如愈策。蔡州平。布衣柏耆以計干愈。愈奇之。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若遣辨士爲明禍福。可不勞衆而服。度然之。愈口占爲書。使柏耆賚以往。承宗果大恐。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以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僧寺。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

惡之。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救之。曰、愈言誠訐牾。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帝意猶未解。於是中外皆爲愈懼。雖戚里諸貴亦爲言。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頗感悟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我。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將復名用、皇甫鎛沮之、量予內移、改袁州、愈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愈親往視。投羊豕爲文驅之。是夕暴風震雷。數日溪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令得計庸贖歸。因與約、禁其爲隸名。拜國

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往宣撫。衆皆危之。既行。元稹言愈可惜。穆宗亦悔。詔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見之。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甲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爾爲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自天寶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子若孫在者

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若。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而不救。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當出之。會元翼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愈不參紳。紳遂劾愈

愈以詔自解。臺府文刺紛然。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上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愈之尹京兆也。六軍將士私相誡曰。是嘗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息。遇旱米價不敢踊。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愈少孤。鞠於嫂鄭氏。嫂沒。制期喪報之。病革時。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浮圖陰陽吉凶拘忌。一無汙我。其守禮法。排異教。至死不變。乃如

此。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遷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至者。奥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薰釀涵浸。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

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
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
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
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
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
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
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
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

程子曰。韓愈近世豪傑之士也。古之學者。修德則言可不

學而能。愈乃以學文之故。日求所未至。故所見甚高。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也。若無所見所謂傳者果何事耶。

論曰。愈因文見道者也。其克己力行。雖不若宋儒之堅確。然不可不謂強有立之士也。讀其所著雜文。不免有求進憤激不平之辭。然始仕於朝。則以諫宮市。忤叔文。而貶陽山矣。蹶而復起。不悔。旋以諫佛骨。批龍鱗。濱死遠斥。復起。又不悔。更以使廷湊而折強藩。此非有得於朝聞夕死舍生取義者能之乎。至其經世謨猷。畧見於

淮西事宜云

宋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常聚徒教授以自給。鄉里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疏注或未盡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李穆薦之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恨相見之晚賜坐講易乾卦。至五爻。太祖曰、此豈可令常人見。昭素曰、無傷也使臣等占値之則陛下爲飛龍在天臣等爲利見大人。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

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又訪以民間事。
昭素誠實無隱。太祖嘉之。以老求歸。拜國子博士致仕年
八十九卒。初李穆暨弟肅從昭素學。昭素嘗語人曰、二子
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致公輔。後果參政。每市物。隨所
索與直。未嘗較高下。市人至相戒毋復敢索王先生厚直
者。盜夜抉其門。門有橫椽。盜未即得入。昭素覺之。潛擲其
椽。盜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畜一驢。常以假人。每出必
問曰、無假驢者乎。僮曰無有。然後出。其純質如此。

論曰、易之爲書。不可典要。其占法、亦稽實以待虛。存體

而應用。自諸家好爲博稽事迹。指實於卦爻之下。而占法幾室不行。必如昭素所云。乃可迭爲貞悔。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朱子採焦氏之法。以窮易變。因昭素之意。以神易占。後聖復起。不能易已。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後徙須城以九經及第除莒縣主簿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學召奭講尚書說命三篇音讀詳潤上稱善賜緋咸平間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上將奉迎天書宰相王旦以下皆再拜稱萬歲奭獨言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安有書也上既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四年將祠汾陰

后土。奭上疏切諫陳十不可。上遣宦者皇甫繼明就問。又疏對曰、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卹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六年、將祠太清宮。奭又疏諫。引明皇天寶之亂爲鑒戒。上作辨疑論以解之。然知奭朴忠。雖言至切直。猶遣中使慰諭焉。久之、以父老丐歸、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

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於是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諸節天下設齋醮張宴費甚廣奭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兖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奭疏諫語尤加切未幾能敗上嘗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爲言頗施行焉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侍講讀乃召奭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奭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申繹未嘗忌諱因以

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䫌輙拱默以俟。上爲悚然改聽。又
掇五經中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及畫無逸圖
并上之。上施圖於講讀閣、皇太后尤重之。每進見、未嘗不
加禮。年踰七十、固請致仕、至於泣下。帝惻然、猶敦留之。乃
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尋改禮部尚書、累表乞
歸。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嘗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
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疾革、徙正
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奏至、上嗟惜、罷
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獻。性方重、事親孝、立朝正言諫

爭。有古風采。晚節勇退。優游里社。始終全德。先是郊廟禮樂。尚多訛闕。奭援古奏正。輙著於禮。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所奉詔校定者又數種。

論曰、宋初尊獎儒臣。而奭與邢昺最著。昺之選儒依阿。榮懷祿利。其志固已卑矣。奭獨正直行行。事君以義。進退有禮。可謂儒者之高節。縉紳之楷模。以王旦一時名相。當之猶有愧色。況於昺乎。若其勸講禁中。不惟問學之益。而時有以歛人主之逸志。此則聖敬所以日躋。實爲天德之本。仁宗之爲有宋令主也宜哉。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之濂溪人本名敦實避英宗諱改焉年十八以舅鄭向任爲將作監主簿康定元年調分寧縣主簿縣有疑獄周子一訊立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士民交稱慶曆五年遷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周子爭不能得則委手版將棄官去曰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死當是時程珦假倅南安視周子氣貌非常人與語以爲深於道因與結友使二子師之皇祐二

年、移郴桂陽令、郴守李初平賢之。薦諸朝且語曰、吾欲讀書何如。周子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日聽其語二年果有得、未幾初平卒子幼、周子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周子爲人砥名節。既仕奉已甚約。祿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至和元年、改大理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家黠吏。更相告語。懼得罪。且以穢汚善政爲恥也。嘉祐元年、改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

臨之甚威。周子處之超然。六年、轉國子博士、判虔州。而抃復守虔。熟視所爲。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頃之、移永州、又權知邵州。熙寧初、用呂公著及抃薦、爲廣東轉運判官。三年、遷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雖荒崖絶島。皆緩視徐按。不憚瘴癘之侵。以洗寃澤物爲已任。俄得疾。又聞水齧其母墓。乞知南康軍。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污麾紱耶。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乃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自是之後。新法大行。士夫沸騰。黎

民騷動。趙抃再鎮蜀。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周子卒。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七。周子玉色金聲。從容和毅。窻前草常不除。寓懷塵埃之外。仕宦所至。如春風和氣。被飾萬物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二程既受業。周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程伯子稱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叔子。未悟。謁周子。周子留與對榻。三日乃還。叔子驚異曰。非從茂叔來耶。其善

開發人類此所著有太極圖說易通易說易說失傳寧宗時追謚曰元理宗幸學封汝南伯

眞德秀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獨探本源發幽秘二程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知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户庭袪世人之矇

賾。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論曰、周子之學。莫知其淵源所自。而太極圖說易通二書。實為六經以後僅有之編。故朱子推本於集奎之祥。以為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也。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陸九淵之高明。猶疑於其說。況餘子乎。二程不以圖授人。然平生發揮明闡。不離其宗。至朱子表章尊信。二書遂臚於經。唐韓愈嘗言、南條之南。鬱積旁魄。以窮於郴。其下必產異人。越數百年而周子出焉。嗚呼、星精兆瑞。嶽鎮效靈。天祚斯文。可不謂生知之亞者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讀書泰山。攻苦食澹。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即投澗下。不復視。其專如此。年四十餘。未嘗求仕。景祐初。更定雅樂。以知音。用范仲淹薦。召對。既至。側先就閤門習儀。瑗辭曰。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及對。上嘉悅。謂左右曰。瑗進退周旋。動合古禮。命與阮逸同較鐘律。其法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與逸各造鐘磬一簴。丁度以爲非古制。皆罷之。而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

觀察推官。丁父憂。闋。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嘗患隋唐以來。學尚文詞。遺經業。乃具科條。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講解經旨。懇懇爲諸生言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瑗如父兄。置經義齋。以處疏通有器局。而好尚經術者。又置治事齋。俾人治一事。各兼一事。凡農田水利邊防算數之類。無所不講。旣使類聚羣居。互相磨礱。間又使自論所學。或出一義。使各以意對。而瑗親爲可否之。以故人皆樂從。而才適世用。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求

治道。慨然詔州縣悉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下湖州取瑗科條。以爲太學法。著爲令。尋名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内丞於家。皇祐二年。更鑄太常鐘磬。復名瑗及逸。置局秘閣議之。以瑗爲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歳餘授光祿寺丞、四年。爲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從者益衆。庠廡至不能容。拓旁官舍以廣之。是時伊川亦游太學。作好學論。瑗遽延見。處以學職。每講罷或引當世事証明其義。嘗講易小蓄曰。蓄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趙中令補所碎劄子復呈藝祖之事。諸生才業各

異。要皆醇厚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每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有番禺人。遣子重貲就學。其子儇宕。盡靡所貲。病幾殆。適父至。擕以謁瑗。言其故。瑗曰。是宜先警其心。乃授以一帙。其子視之。則素問也。讀未及竟。惴惴然痛自悔責。瑗乃召而教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新業。其人旣穎脫。感奮益自力。竟登上第。樂成。遷大理寺丞。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主太學。嘗於上前講元亨利貞。不避諱。左

右皆失色。上亦愕然。瑗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旣而疾
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朝士及諸生祖餞之。時以爲
榮。瑗治家嚴。尤謹內外。子婦非節朔。毋得歸寧。嘗曰、嫁女
須勝吾家。娶婦須不及吾家。問其故曰、勝吾家。則女事人。
必欽必戒。不及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及卒、詔賻其
家。初師法久廢。及瑗與孫復石介三人者出。然後學者有
師。而瑗之徒最盛。福唐劉彝者。瑗高第也。瑗嘗言彝善水
利。後彝試政。所至皆興水利有功。熙寧初、彝得召對。上問
瑗文章孰與王安石愈。彝曰、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國

家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文。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嘗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出其門者無慮千人。今學者漸知明體適用。以爲政教之本。瑗之功也。上悅。瑗在太學時所講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行於世。

論曰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也。舍經以言事。其弊也雜。離事以談經。其弊也迂。聖人之教。德行道藝。精粗具舉豈其時之士盡爲全材哉。敎舉其全。而學猶或失則偏。苟徒以偏敎。則士之有始有卒者益鮮矣。瑗分立二齋。

判治經治事爲兩途。與聖人之意雖若稍異然者。然黜浮華。崇實用。成就人才之功。良不可誣。史稱有宋師道之立。實自瑗始。不已卓乎。

家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文是以風俗媮薄湛師瑗嘗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出其門者無慮千人今學者漸知明體適用以為政教之本瑗之功也上悅瑗在太學時所講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行於世

論曰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也合經以言事其弊也雜[illegible]人之教德行道藝精粗具舉[illegible]實自瑗始[illegible]浮華崇實用成就人才收效不可勝紀有宋師道[illegible]治經治事為兩途與聖人之意[illegible]

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已而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魯多學者而石介最知名自介以下皆以師禮事復孔道輔聞而造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升降則扶之及復往謝道輔所介又然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故相李廸知復賢將妻以弟女時復年已四十矣意猶豫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聽及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交薦之

召爲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初、仲淹掌學睢陽、有孫
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饋以千錢、明年又至。饋又如之。因
問曰、何僕僕至此。生蹙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
甘旨足矣。仲淹曰、觀子辭氣、非乞客也。補以學職、月餉錢
三千、而授之春秋。生遂篤學、不舍晝夜。明年仲淹去睢陽、
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
學者。道德高邁。比召至、則昔日索游孫秀才也。久之、車駕
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命爲邇英閣祗候說書。未幾、罷。孔直
溫常以詩遺復、直溫之敗、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歷知

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上、用趙槩等言、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復教養諸生不如瑗、而治經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錄其書、凡十五萬言、藏於秘閣、

論曰、復與胡瑗石介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者也、而介實事復、當宋之盛、名臣輩出、至獎掖人才、必以范仲淹爲稱首、復之成學、由於仲淹、其後又與瑗介及李覯並爲仲淹招致、與子純仁共學、故北宋臣軌、尤最仲淹、而師道之抗、從三子始、自是而後、大儒踵興、聖學遂明、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信夫、

爲仲淹招致與子純仁共學故北宋臣軌尤取仲淹石
爲輔首復之成學由於仲淹其後又與瑗介及李覯並
實事復當宋之盛名臣輩出至擬掄人才必以范仲淹
論曰復與胡瑗石介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者也而介
書凡十五萬言藏於秘閣學不舍晝夜明年仲淹去職
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錄其
學常相避復教養諸生不如瑗而治經過之復陳薦韓琦
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
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上用趙槩等言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爲舉子時寓南都固窮苦學王瀆遺以盤餐介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明日何以爲繼夫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不敢當賜瀆咨重之既成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主簿未至會赦書中求五代及諸僞國後介疏論之罷不召秩滿遷鎮南軍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

爲徂徠魯之望。而介魯人之所尊。故因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號。曰徂徠先生。介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嘗患楊劉害文。釋老害道。著怪說中國論以排之。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凡所發憤爲文章。皆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介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服除。名入國子監直講。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歲餘。用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慶曆三年。天子以兵討元昊久無功。

海內重困。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於是罷宰相呂夷簡。樞使夏竦。而杜衍韓琦及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等、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久之。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五年七月卒于家。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捜其家得介書。竦銜介甚、因言介不死北走契丹矣詔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出中使將斲棺以驗。賴杜衍呂居

簡等全之乃免斲棺久之妻子亦放還介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論曰仁宗渾厚之主也於時朝多君子宋業最盛而介以一詩幾罹身後之禍何歟昔吳張溫得罪諸葛亮聞之思其故久之乃曰我得之矣善惡太明夫明誠君子所尚然甄覈流品絕之已甚至使小人自甘於棄物則未有不激而成變者也易之姤以陽制陰而其爻繇乃曰包有魚曰以杞包瓜惟能包之故能制之貴勿激也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曆中舉進士甲科通判蔡州入直集賢院時方議大樂上使中貴人趙談參其事敞諫以爲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而參以談臣懼爲袁盎笑也俄判考功而夏竦卒賜謚文正敞以竦行不應法三疏言之卒改文莊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會秦州與羌爭古渭地上以問敞敞曰若新城可蔽秦州或地形險利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彈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時議者多不同卒守之秦州坐是多

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沮之上
不聽官者石全彬領觀察居三日爲眞敞封還除書。不草
制於是吳充馮京皆以非罪去官。敞因對論之。上曰、充能
振職。京亦無宅。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主上好諫
而中書乃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臣恐感動陰陽。
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居五日、鎮戎軍地震都下累日陰
霾。太陽色昏。畧如敞言。敞問學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
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畧。爲文贍敏。嘗將下直適封王主
九人。需九制。立馬卻坐成之。歐陽修每折簡問所疑敞對、

使揮荅。不停手。修深服之。後使契丹。於道里山川故所習知。而契丹導者。故回曲千餘里。以示其國險遠。敞問譯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何不道彼。而道此。譯驚顧駭愧。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駮也。爲言其形狀音聲。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以寛簡安拊。民用大和。徙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内政清。道不拾遺蝗皆出境。名糾察在京刑獄。時近倒凡上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覆問。輒棄市。敞奏革之。著爲令。值上當祫享。宰相欲加上尊號。敞止之曰。上持盈好謙。不受尊號。

且二十年。今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盡棄。誠可惜也。宰相不聽。敞退即上疏諫。且曰、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迭起。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亦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願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上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詭僻惑衆。文彥博薦之。賜五品服。敞曰、昌期學非而博。未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昌期聞之。不敢受賜。其識論與衆忤類此。頃之。丐外、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判三班院。英宗初。敞嘗侍講。時兩

宮方有間言。敞指事據經因以諷諫。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上知其意。改容諫聽。皇太后聞之亦大喜。以苦眩予告。上重其人。每燕見它學士。必問敞安否。疾少間。復丐外知汝州旋改集賢書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明於禮學。嘗謂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以至鄉飲酒鄉射燕聘皆然。獨士相見公食大夫禮無其義。因採古經以補之。又定爲兄後之議。以弟繼兄後。兄當爲昭。弟當爲穆。

以承國與天下爲重。而引春秋譏閔僖逆祀。以正漢朝惠文昭宣不相爲後之失。又有奔喪議。且謂臣僚以喪去位。當量給祿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尤粹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世。

論曰、今之治春秋者。宗胡氏傳。以安國所著。實採程子邵子張子及孫覺諸人之說。詞嚴義正。確乎可以範世也。然讀敞所著春秋貫穿經傳。其旨遠。其辭文。多得聖人之意。其附會穿鑿者大別方之胡傳。無不及也。至居官以風節自勵。上之則諫止尊號。以正其君。下之則考

核謚法。以正其臣。尤得春秋謹嚴之旨。昔劉向治穀梁春秋。常攷災異。冀以警悟上心。敞亦因事推雋。以抹時弊。二劉之意豈異哉。

楊論注以正其臣。下得春秋謹嚴之旨。昔劉向治穀梁

春秋常究災異以警悟上心。歆亦因事推言以扶持

深二劉之意豈異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事繼母孝教弟妹有義方。時學者皆溺於詞章襄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聞者笑爲迂濶。已乃信而從之。號爲四先生。四先生之名。傳於四方。及舉進士調浦城簿浦城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攝令。欲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奸縮手。適詔郡邑興學。襄遂繕學舍。招邑子弟教之。民畏且愛。爭圖像奉之如神明。改知河陽富弼爲守。一見即加

禮遇。始教民種稻。復留意教化。弼薦爲祕閣校理、判祠部、遇權貴人有丐寺觀名額及度僧人道士者。襄皆抑不行。出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爲常蘇二州害。襄度渠丈尺。對民田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民害以除。郡庠下窄。襄更爲經始。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襄薄於奉己。及將名還。公帑贏錢至數百萬。乃召積年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入爲開封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還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待

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乞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不聽。名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願試。至曰。義之所在。知無不言。臣豈知鐵鑕在前而寵祿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遂乞補外。帝惜之。留修起居注。逾年乃知制誥。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愈忌之。吹求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復入為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病革。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年六十四。襄莅官所至。務興學校。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

人士知所矜式。平居急於講求利病。旣沒。友人尋其故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楷。大抵皆民間事也。在經筵。上顧遇甚厚。訪以人材。舉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以對。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在外。蘇軾鄭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生還。帝不能用。

論曰。四先生興。而濱海有鄒魯之號。儒者之風。固如此矣。及襄所至興學。爲士民師。臨革猶惓惓於先聖先師。蓋終其身無時不結神於兩楹之間也。呂氏家塾記又

載襄爲富弼上客所以告弼者盡仁義也有異於弼者
造爲五鬼之目而襄處其一夫世羣奉之以先生而夫
已氏者乃反指之曰鬼名號頓殊小人之無忌憚抑亦
何所不至哉

人士知所矜式平居急於講求利病既沒友人裒其故藁
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楷大抵皆民間事也在經筵上
顧遇甚厚訪以人材舉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以對謂司馬
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在
外蘇軾鄭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
使何所不至哉
已氏者乃反指之曰鬼谷號頑殊小人之無忌憚者流
遂為王鬼之目而囊處其中未世輩奉之以先生而夫
載寔為富為上客所以作為者盡仁義也有異於為浩

歷代名儒傳卷之四

高安朱　軾
漳浦蔡世遠　仝訂
安溪李清植分纂

宋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先爲范陽人。曾祖令進、從衡漳、父古、又徙共城、邵子少時、自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後喪母。廬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

數年。於是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共城令。聞之。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對曰未也。幸受敎。乃事之才受易。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邵子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大名王豫者。瑰偉博達士也。號精於易。造邵子。與語驚服。遂捨所學而學焉。邵子乃慨然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歸曰。道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河南。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始至、蓬蓽環堵。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

坐及晡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築屋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與司馬光皆以純德尤爲鄉里所慕嚮每相飭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邵子邵子德氣粹然望而知其賢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宴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必依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則荅

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嘉祐中富弼入相、將用之、乃因明堂祫享詔舉遺逸、意河南必以邵子應詔。而文彥博以使相判河南、用兩府禮名見邵子。不能屈。遂舍邵子舉黃景。弼不樂。詔再舉。留守王拱辰始以邵子薦。而弼已以憂去位矣。除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復舉遺逸、用呂誨等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又不起、三年、王安石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富弼司馬光及呂公著等。皆退居洛。雅重邵子。恒相從遊。為市園宅。於是故舊門人仕宦者。多欲投

劾去。以訪邵子。邵子曰、新法雖嚴。正賢者盡力之時。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及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弼有憂色。邵子謂曰、公無憂。是二人者。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十年夏。感微疾。謂司馬光曰、雍與觀化一巡。光曰、何至此。邵子笑曰、死生常事耳。張子來問疾。因曰、先生盍一論命。邵子曰、若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固不知也。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及病革。二程子張子司馬光晨夕視之。外庭議喪葬事。邵子皆能聞。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

地。當從先塋耳。卒時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明道程子誌其墓。初、明道從父見邵子。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其心虛明。遇事能前知。學者用是輒謂邵子能因聲氣之動、以推其應。如管郭之術。其實邵子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詩曰擊壤集。元祐中、追謚康節、先是章惇嘗事邵子。後執政。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赴部銓。先謁部而後見惇。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公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於是惇方

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諸朝。而伯溫願補外。惇不悅。遂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南遷。莫敢過訪。獨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秩滿、以避惇故。義不至京師。從外辟。徽宗初、上書請復祖宗法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及戒勞民用兵。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死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其立論忠厚如此。初、邵子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卒免於亂。

論曰、夫子傳說卦。惟後天方位至明。漢儒用相付受。至

先天八卦以及圓橫諸圖。皆出邵子。邵子嘗曰、先天圖、心法也。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然則圖之義精矣。橫圖則明道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是也。易以道陰陽。故數起於兩。範以敘三才。故數起於三。聖人之倚數立法各有取爾。揚雄作元擬易。而數乃用三。其法固已舛矣。然邵子平生樂道揚雄。豈其倍累層生之致。有以發其妙悟耶。子朱子言易。理則尊程。數惟宗邵。有以也。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廸知涪州卒於官子幼不克歸僑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因徙家焉張子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知爲遠器。謂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授以中庸。張子讀之。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累年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諸六經。嘗擁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遂撤坐輟講。語人曰是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因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乃旁求

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二年、成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高年。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嘗謂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者乎。學者聞法語。多有從之者。渭帥蔡子正特加尊禮。軍府之政。大小咨之。所贊助尤多。神宗立。方新百度。思得才哲士。呂公著言張子學有本原。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悅。以爲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以新政。對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敎玉人

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寢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往治之。明道言載以經術德義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讞囚。此何傷。是時張子弟戩與明道同爲御史裏行。極論安石亂法。陳升之等依違狗從。章旣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遂與明道同時補外。張子按獄還。明道等已出。遂移疾去。屛居終南山下。敝衣疏食。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於明道。明道答之有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張子大悅。其後學成德尊。每患學者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以故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言講。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將各有得焉。張子用其言。每告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
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關中學士躬行之多。與洛人
竝。張子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
接物。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聞人之
善。喜見顏色。荅問學者。雖多不勌。其家冠昏喪祭。率用先
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初治期功之服。行四時之薦。聞者或
疑笑之。卒乃信從。一變而從古者甚衆。皆自張子倡之。又
嘗病戍卒往來不可用。不如省數以募土人。以及井田宅
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十

年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禮院議不合復以疾歸過洛見明道曰吾病已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其冬十一月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比旦視之則卒矣貧無以斂門人買棺奉其喪歸一用古禮以終其志既而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質諸明道明道以問司馬光光曰子厚用心欲復三代之禮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又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非子厚之意乃止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張子之學以易爲宗以中

庸爲體。黜怪妄。辨鬼神。所著正蒙行於世。嘗謂門人曰。此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至觸類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榦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最後二篇。其兩牖銘也。一曰砭愚。一曰訂頑。砭愚者東銘。訂頑則西銘也。伊川嘗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孝宗時。追封郿伯。寧宗時。賜謚曰明。

論曰。井田之法。非獨授恒產也。有封畛以別公私。而上

下之分定。有溝澮以資瀦洩。而旱潦之患消。以之成賦而賦治。以之起役而役均。以之寓兵而兵強。井法旣廢。歷代之議田制者紛如。卽使兼採衆策。限民名田。而禁其賣買。又興水利以苴之。猶不如井法之善也。故雖三十稅一。而豪家收大半之租。一有事役。則差役雇役。利病相半。伍有常設之兵。而兵驕。國有常廩之餉。而財匱。其弊皆起於井法不行故也。然井法與封建實相表裏。自郡縣置。而民無定主。吏無定民。徒以朝廷之神明。韁理方內。而欲爲之分田易田授田歸田。一切如周名時

立法之密。勢將不行。惟師其意。權其變。隨其風土民俗而經界之。庶幾漸以復古。張子之所論定。自期不刑一人而數年可復。條理未及成書。可勝惜哉。

程伯子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太宗朝
高祖羽爲三司使仁宗錄舊臣後、以父珦爲黃陂尉、歷知
龔磁漢等州致仕、累轉大中大夫、珦爲人慈恕而剛斷。平
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至犯義理。不少假。左右臧獲。無日
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
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從女兄寡。迎以歸。撫教其子均於諸
子。伯子以明道元年生。年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比十
五、以父命偕弟頤、稟學於濂溪周子。慨然有求道之志。泛

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嘉祐二年、舉進士、除鄠主簿、多異政。府境被水、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伯子所部、不勞而事集。已謂人曰、吾之董役。乃軍法也。當路將薦之。問所欲。伯子曰、薦士當問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主簿、值令缺、攝邑事、畫法均稅。富人初多不便。爲浮言。旣而莫敢不服。盛夏隄決。法由府禀漕。乃後調役。伯子曰、必需命則苗稿矣。輒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舊爲小營、以處漕卒之病者。然必請府始給食。以故多死。伯子白漕司、預貯米以飼病

卒。全者大半。嘗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遷晉城令、民以事造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村鄉遠近爲伍保。使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敎者不善、爲易置。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辨訴者或不持牘。徑至庭陳狀。從容告語。率感服去。河東義勇。農隙演武多應文。伯子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常書視民如傷於座右。曰、吾常媿此。熙寧二年八月、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屢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相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所進說甚多不飾詞辨務以誠意感悟上心時王安石益向用伯子每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嘗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事朕何敢當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上使推擇人才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嘗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上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論君道畧曰君道之大在於稽古正學君志先定而天

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志亦惑乎漸習。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擇賢俊。使陪侍朝夕。開陳善道。則王猷允塞矣。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畧曰。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者。其次篤志

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高蹈之士。厚禮延聘。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稍久則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大不率教者斥之。漸又擇其

道業之成者使教於縣之學。異日則十室之鄉。皆當修其庠序。爲之立師。縣令歲與學之師。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學。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其等差而命之秩。既一以仁義道德教養之。又専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論十事畧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

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必制其恒產。今富者跨州縣。貧者流離餓殍。生齒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古者政教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用親睦。刑法鮮犯。此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者也。庠序之教所以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民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禁

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古者民有九年之食今耕者少食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以爲之備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十居八九今京師浮民百萬窮蹙辛苦日益歲滋久將若何此在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救之山虞澤衡古有常禁今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既無定分則奸詐

攘奪。求厭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是時王安石執政。紛更法令。中外莫以爲便。伯子旣屢言不用。遂丐去。被旨赴中書議。安石厲色待之。伯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先是安石改法。言者多肆詆。伯子獨以至誠開納。故安石雖數逐不附己。而心服伯子。至是猶敬其忠信。但出提點京西刑獄。伯子疏辭有曰。臣每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徒

有捧日之心。曾微回天之力、投諸荒陬。實所甘分。乃改僉書鎭寧軍節度判官。入辭。上問所欲言。伯子曰、願陛下勿輕用兵而已。時鎭寧守疑伯子自臺出。必輕已不任事。而伯子禮之恭。事無大小。罔敢不勤。守乃大懽。屢平反重獄。賴以脫死者甚衆。於是河決澶州曹村。伯子馳告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盍盡以廂兵見付。渙付之。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銜細繩渡決口。因引大索以濟衆。兩岸竝進。數日而合。五年、父珦以抗議新法非便致仕歸。又値郊祀霈恩。伯子曰、吾罪滁

矣。遂求監局以養親。得監西京竹木務。與弟頤從容趨庭讀書講學。士大夫多從遊者。旋改太常丞、六年、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上欲名伯子。安石不可。八年冬十月乙未彗出軫、伯子應詔論時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民之濱居蔡河者。多不逞。顯脅取行舟貲貨。歲必焚舟十數。伯子捕一人。使引其類。皆貫宿惡不治。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焚剽遂絕。常權穀價。不使甚貴甚賤。會旱。教民掘井。每一井可溉數畝。邑人賴焉。嘗捕一盜。聽自新。已復爲盜。事發。盜語吏曰。吾與令約不復盜。今何面目見

之。遂自縊也。元豐二年，召判武學，爲李定何正臣所劾，猶以新法之初，首爲異議故也。尋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扶溝地卑，方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坐盜逸獄罷。伯子歎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子弟敎之，亦幾成而廢，豈非命哉。去之日，老稚攀號，遣之不去。遇赦，以親老，復求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承議郎，平居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

中外孤弱無托者。皆收養之。嫁娶則先遺孤而後及己子。當是時。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至。八年。神宗崩。伯子赴府成服。韓宗師問朝廷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之。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害民已甚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司馬光呂公著果並相。召伯子爲宗正寺丞。以疾不行。其年六月丁丑卒。年五十四。伯子德性充完。外和內剛。胸懷洞然。終日樂易。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接物辨而不間。感

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爲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人皆病於拘礙。而處之綽然。雖在倉卒。不動聲色。比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寧宗時、追謚曰純。理宗時、封河南伯、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渙然心釋。洞見道體。遇事優爲。誠心懇惻。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也

論曰昔龐士元蔣公琰臨縣不治論者謂非百里才逮觀周程二子大用之則可大效小用之輒亦小效以知委吏乘田莫非經濟而龐蔣之學爲已疏矣伯子居諫垣僅九閱月所上章疏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天德王道燦然明備有能舉而措之者則周公其人也神廟旣不行其道而纂經之命亦卒沮於安石遂使贊述之功不施於後然聲教遺言粹然與六籍相表裏其裨助道術

亦孔彰已。范祖禹云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豈不信哉。

右致養無違。家事悉力營辦。細務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

十餘口。呂公著判太學、雅知叔子、延爲太學正、不至。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及哲宗立、司馬光及公著等薦之、叔子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吾猶可以有行也。有旨授西京國子監敎授、辭、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又辭、論經筵三事。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於是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既拜命、即上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願選名儒入侍講。講罷留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又言輔養主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育薰

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昔王昭素講易。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於殿上坐講。此祖宗尊德重道之美。萬世所當法也。方是時。潞公文彥博。年幾九十矣。每侍立終日。上命之休不敢退。或以謂叔子曰。潞公甚恭。而君至嚴何也。叔子曰。潞公三朝元老。事幼主。不可不恭。頤起布衣爲師傅。敢不自重。然彥博每歎叔子以爲眞侍講也。叔子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所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陳。歸於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講畢。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五月。差看詳國子監條制。請改試爲課。不復考定高下。以銷爭競。成禮讓。建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凡十數事。司馬光大變熙豐之法。叔子謂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

也。光不聽。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先是講官以祿薄例兼他職。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叔子曰、古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詞說而已。辭不受。在職累月不請俸。諸公知之。乃使戶曹特給。及冬至郊祀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名。再辭不獲命。顧爲妻求封耶。於是百官將表賀。叔子以亮陰未除。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比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叔子謂通喪雖闋。猶當因事用樂。今特置宴。是喜之也。乃輟樂。叔子進講。色甚莊。繼以諷教。聞上宮中漱而避

蟻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叔子曰、此惻隱之心也。推之可以及四海。嘗講罷上起折柳。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因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惟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其隨事獻益多此類於時人士從學者益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呂公著旣相。遇叔子厚。多所咨訪。軾及弟轍疑叔子於人材有所進退。益忌之。會朝議以游酢爲右正言。轍乃沮之。毀及叔子。值上病瘮。累日不御邇英。而宰相

未之知也。叔子身詣省質責之。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
獨坐。於是大臣入問疾。而心亦不悅。軾既惡叔子。賈易朱
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而胡宗愈顧臨亦彈叔子。諫議孔文
仲素有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爲軾所紿。上疏極詆叔子。叔
子遂罷說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再辭。以父憂歸。終喪
三省奏除館職。轍又沮之。乃除直祕閣。仍判西監。又再辭。
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未
拜。紹聖元年。申祕閣西監之命。又再辭。四年。黨禍起。放歸
頃之。哲宗爲輔臣言。頤在經筵多不遜。言者承風論之。遂

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別叔母、不聽既行、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叔子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氏既知天。安用尤臧氏。道出漢江中流遭颶。船幾覆。同舟盡驚號。叔子正襟安坐無怖色。有父老問曰、獨無怖何也。叔子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叔子欲與語。不顧而去。徽宗即位、移峽州、被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叔子在涪州。講學不輟。至歸。氣貌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之。叔子曰、學之力也。夫學者學處患難耳。富貴榮達不

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監受命即謁告、旣而供職尹焞疑之、叔子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可以虛德意。吾之不能仕亦已決矣。受俸一月。乃行吾志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蔡京執政、詔追出身以來文字及所著書、范致虛又請逐其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受氣甚薄。三十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至是年七十餘、筋骨無損。嘗自述以告張繹。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厚爲保生耶。叔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五年正月、彗

出西方、太白晝見。始弛黨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叔子之學。要本於誠。以四子爲標的。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統。爲諸儒宗。出其門者最多。歸自涪時。易傳已成。猶逐旋修改。未嘗以示人。或以爲請。曰、自揣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有問難及之。則取篋身自發示。又著春秋未成。中庸成而失傳。初偕兄伯子稟學於周子。周子手太極圖授之。二程子之講學論道。淵源蓋出於此。伯子嘗言、正叔平生不讀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至接引後學。隨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學者稱爲伊川先生。理宗朝、賜謚曰正。追封伊陽伯、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論曰、二程之道。中正明粹。若合符節。使及孔氏之門。則顏孟之侶。冉閔而下。殆不及也。父珦知漢州時。二子同

入僧寺。伯子入而右。羣從皆右。叔子入而左。返顧無後從者。至堂曰。此某不及家兄處也。故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嗚呼。先哲深微之致。非知德者孰能識之。昔顏孟潛見不同。横渠論之至當。當亢豊以前。叔子不仕。豈以伯子在朝。有顏潛之意耶。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其先汲郡人自祖以下葬藍田故爲京兆人始與兄大鈞同事橫渠張子大鈞字和叔爲橫渠同年友心悅其學遂賓賓執弟子禮橫渠之學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他弟子徒誦其言獨大鈞若蹈大路日用朝夕依以爲軌轍治父喪自始死至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已復推之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節文彬彬關中化之又嘗講井田兵制撰爲圖籍若可施行其尊信橫渠如此大臨亦宗橫渠之學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其學博涉羣書

非所望於公也。弼謝之。其後范祖禹以大臨修身力學宜備講官、薦之、未及用卒、初大鈞爲人剛正於所灼信。身遂行之。不復疑畏。識者方之季路。而大臨婿於張戩。戩喜曰。吾得顏回爲婿矣。二人涵養之淺深。畧可想見。故伊川稱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至深潛縝密。則不如與叔。其見重如此。

論曰。銓法之弊久矣。旅用而旋退。當其用時。未嘗爲官擇才量才授官。則其退也。必有以用違其才而横受其辜者已。昔臯陶安於理官。后稷自謂便人。彼皆聖賢之

俗用猶各有所宜。況中材乎。故知資格年勞之循。乃漢晉之弊法。爲政之道。育才要矣。審官急焉。若用大臨之論。以與明道學校取士之制相備。庶幾作人之化興。而唐虞官人之盛可復覩矣。

浹用適各有所宜。況中材者。故告資格年深以論次選
宿之弊。法為政之道有大要矣。審官爵慎擧措用大臣以
論文與明道學校取士之制相備焉。幾任人以充選。以
唐虞官人之盛可復覩矣。

朱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人稱明鏡。文彥博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爲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光庭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光庭不笞一人。而輸以時足。樞臣薦對。神宗問中外何所聞。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

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光庭執不從。神宗崩。命勾當山陵事。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光薦名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遷左司諫。論急務十事。河北饑。遣往賑濟。多所全活。拜右諫議大夫。請名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燕羣臣。會春寒。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

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摯罷相守鄆。光庭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改知潞州。還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以疾卒。年五十八。光庭天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三年。脩身治家。居官立朝。一以至誠。守亳及潞。賑飢恤災。民懷其德。少　　孫復授春秋。受學於胡瑗。告以忠信爲學之本。光庭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子遊。知大學爲入德之方。服膺踐行。造次不忘。初見明道於汝州。踰月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一月矣。伊川稱其篤學力行。至於沒

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記述云

論曰。程門稱游楊謝呂四先生。顧自紹聖以前。丰采議論。炳著朝端者。則光庭爲最著。方其坐春風中。恂恂然粥粥然。涵養克治。惟恐有未逞也。及其立朝涖官。直節勁氣。撫民育物。卓卓表見如此。非有得于學而能然乎。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申公公著之長子也公著簡重寡黙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希哲甫十歲每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盛暑毋得輒去巾韈縛袴市井之語鄭衞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又延焦千之以教之千之方正嚴毅諸生少有過輒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語既悔乃畧降辭色以故希哲德器成就逈絶恒流希哲嘗言人生内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寡矣比長以恩補官事

胡瑗於太學。因遍從孫復石介王安石遊。安石謂之曰。士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猶事科舉。是僥倖利達。學者不由也。希哲遽棄科舉之業。及伊川至太學。與隣齋希哲少伊川僅一二歲。然察伊川學問淵源非常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復得遊於明道橫渠諸賢間。知見益廣。希哲之學。大抵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其讀書。平直簡要。不主一門。及安石紛更庶政。愎諫自信。動失衆心。希哲雖與有舊。不爲苟同。安石欲用子雱侍講殿中。以希哲亦大臣子。欲先引之以爲例。希哲固

辭。至元祐中、乃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上以修身爲本、久之遷諫官、方抗辭、而蘇軾戲謂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不荅。已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在言路。方以險詐厚於軾、故希哲及之。由是始聽其辭。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立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祕閣、又出知曹州、尋奪職又知相州邢州、奉祠、希哲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顏色。悅人以私。宦京師時。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外此不見也。每述其從父舜徒事云。從父守會稽。或咎以不

求知者。答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晩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不問家計。衣食不給。或至數日絶糧而處之宴如。嘗言孝子於父母。事必躬親。不可委諸臧獲。穀梁云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如以已所自親。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言初學當理會氣象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分。亦貴賤壽夭所由定。又言攻其惡無攻人惡。日夜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何暇點檢他人耶。日必讀易一爻。遍考諸

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與佑源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論曰。自小學廢。士之失其德基也久矣。希哲平生不欺闇室。推厥成就。則自少小時德性固已堅定。而復觀摩於有道師友間。故所學所守。一出於正。人亦孰不愛其子。而或狃於歲月之富。則教常不豫。或撓於姑息之私。則教復不嚴。其在貴冑。患又倍之。根之不培。枝於何達。人材衰息。職此之由。若公著者。豈獨有家之法。爲政者

推此以譽髦斯士可也。

自少至老。

得失。又古今

儒。以讀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